

[美]

哈洛·罗宾斯 著

古晓亭 麦浪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教会黑幕



责任编辑：刘俊光

封面设计：王建纲

教会黑幕

〔美〕哈洛·罗宾斯 著

古 晓 亭 译
麦 浪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锦州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875 字数197,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20009册

（统一书号）ISBN7—80511—220—7/I·122

定价：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大洋彼岸，宗教被部分人当作一种生意，已经很久了。然而，他们又不仅仅满足于此。于是，宗教又沦为他们敛财、谋取权势、干预政治、操纵社会的工具；成了他们掩盖荒淫纵欲生活的黑幕。即使再有一位耶稣和基督，他的血真能洗涤罪恶、唤醒芸芸众生吗！这就是《教会黑幕》向我们讲述的故事。

第一章

四

“牧师！”嘶哑的呼唤声响在潮湿闷热的丛林中。

树林里一阵骚动，引得栖息的鸟儿飞了起来，复归沉寂之后，传来“牧师”低沉平稳的声音。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这里，坑洞里。快，牧师，我伤得很厉害。”

片刻，“牧师”的身体出现在小弹坑的边缘。他朝下面，朝那一名受伤的黑人士兵点了点头，弯下腰，毫无章法地摔进了坑底，然后翻身坐起来，臂上缠着的那块红十字绷带，几乎被污泥整个污染。他卸下肩上的救护包，搁在身旁。“伤在哪？”他打开救护包问。

黑人士兵一把抓住他的手臂。“我快死了，牧师，”一副濒临死亡的样子。“你愿意听我做祷告吗？”

“你疯了，乔？”“牧师”抬起头。“你不是天主教徒，我不是神父。”

“那又怎么的？你反正是牧师嘛。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“大家都叫你牧师，”乔坚持说，“我们都知道你总是带

着一本圣经。”

“那并不表示什么。”

“你是反战分子，你从来不扛枪。总而言之，你是教徒，否则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你。”

“我不赞成杀人，”“牧师”回答得很干脆。“仅此而已。”救护包已被打开。“说吧，伤在哪？”

“背后。开始痛得要命，现在好像全身麻痹。我知道自己快完了，只要一麻到心脏，马上完蛋。我不管你是哪种牌照的牧师，你一定得听我的忏悔。我不想带一身罪孽进地狱。”

“随你便。不过总得先转过身，我才能看到你的伤口。”

乔转过身，他一动就嚷。“上帝，好疼啊，”他喘着大气。“对不起，牧师。我不能不大声喊叫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“牧师”低头察看伤口。乔的臀部鲜血淋漓。“牧师”拿起剪刀，剪开乔的裤子。

乔开始咕哝。“噢，天哪，请饶恕我的罪恶吧。我酗酒，诅咒，亵渎你的圣名。我在此承认在西贡曾和两姐妹胡搞……”

“可以住口了，”“牧师”打断了他的话。“你死不了的。”

乔回头盯着他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没有人会因为屁股中弹而死。”“牧师”取了棉花棒蘸着碘酒，消毒伤口。

乔像火烧了似地动着身子。“疼啊！”

“别动，我要压一块纱布止血。”

“可不可以抽烟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我上衣口袋有两支大麻烟，请递一支给我。”

“牧师”一言不发掀开袋盖，摸了一支给他。乔将大麻烟抵在唇间，一手握着打火机，火光一闪，点燃了。他重重地吸了一口，舒舒服服地叹了一口气。“好多了。”

过一会，“牧师”垫好了止血纱布。“趴着，”他说。“我不希望你屁股上沾上泥。这里随时可能染上破伤风。我去招呼担架。”

乔支着肘看着他。“你人不错，牧师。”他递上大麻烟。“来一口？过瘾的很。”

“牧师”摇摇头。“不，谢谢。”他收拾起救护包。

乔的口气开始变得轻松自在了。“你到底是什么教的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牧师”看着他。“我母亲是希腊正教，我父亲是监理公会。我的出生地，只有一个教会，是一神教。”

“全都是反战信徒？”

“不。那是我的信仰。基督说——”

乔放声大笑。“我是浸礼会养大的。你总不至于来对我说教吧？”

“牧师”瞪他半晌。“当然不。”

“他们会不会送我回家？”乔问他。

“很可能。”

“那倒不赖。一枚伤员紫心勋章，外带屁股上的一枪，光荣回家乡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不赖。”“牧师”收起了救护包。

乔看着牧师站起身。“小心，牧师，别抬头，”他警告，“那些个越共崽子摸黑都能看见。”

乔的话才出口，一声沉闷的枪声响了。一粒子弹不偏不倚的射进了“牧师”的手臂；打得他一晃，扑倒在地上。

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，痛苦地坐起来，发现鲜血已渗透衣袖。他向乔斜了一眼：“你说得对。”

他动手打开救护包，再次取出剪刀，迅速剪开中弹的衣袖。血从手臂上面的弹孔里涌出来。“你得帮我固定止血器。”

“没问题，牧师。”乔爬过来，帮他固定好止血器。“牧师，真抱歉。”

“牧师”挤出笑来。“这是上帝的旨意。”他暂停片刻，“现在我倒想吸一口大麻了。”

黑人士兵重新点上烟，递给他，看着他吸了好几口。“伤得厉害吗？”

“还好。至少我可以上飞机回老家了。”

乔瞪着眼。“事情不太妙。我的下面发麻，会不会伤到那儿？”

“牧师”哈哈大笑。“绝对不会。有你那么大的屁股挡着，绝对不会。”他随手把烟递回去。

乔吸着，“你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接我们？”

“快了，他们知道我来这儿。”

“草地总使我想入非非，”乔说。“我想到那些女孩，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两个。嘿嘿，可来劲了。”

“我早说了你没事，”“牧师”笑着，夺过烟抽了几口，靠着弹坑壁。“要心无杂念。这是我母亲常说的一句话。”

他淋完浴，用毛巾擦干，再把它摊在马桶盖上，坐下来，低头仔细地翻弄自己的身体。很痛，他薄薄地抹上了一层凡士林。手淫次数太多。每天都发誓绝不再犯下一次，可

是到了第二天，照旧。

该做的他全试过了。用冷水，冰凉彻骨的冷水。可是只要一抹肥皂，前功尽弃。自己还弄不清怎么回事，那“勾当”就已经办完了。结束之后伴之而来的是空虚懊恼和羞愧，他低头看着自己，他真的不希望如此。紧接着，便是伴随排尿而产生的剧烈灼痛感，痛得几乎不能自制。

一跨出浴缸，他的决心又坚定了。他很清楚，这份决心实现太难了，就是在学校里，看见女同学穿着又小又紧的运动服，他都会猛跑厕所。下午的时候，大伙在冷饮店里喝可口可乐，那些女孩子搔首弄姿的晃两下，他又得进一次厕所，甚至在座位上，就感觉衬裤上那股热呼呼的味道。他有病，他知道，他真的有病。

“康士坦丁！”母亲在浴室外叫他。

他讨厌这个名字。他母亲是芝加哥希腊正教的教徒，这个名字是按她父亲的名字而起的。他不用它当学名。学校里大家全叫他安迪；安德鲁的简称。“康士坦丁啊？快，上学要迟到了。”

“马上好了，妈，”他大声应着。

他走进厨房，坐上餐桌。母亲立刻端上刚起锅的三份火腿煎蛋。他抓起烤热的脆饼狼吞虎咽地嚼。“爸呢？”

“你爸一早就去一神教会了。”她说。“要是他肯正式入会，他们就推他做理事。”

“他打算答应吗？”

“大概会吧。我们在这里好多年了。你爸爸说其实那也没什么两样。都是基督徒嘛。”

“而且又是镇上唯一的一个教会。”

她点点头，在他对面坐下。“说的也是。”

“你呢？”他问他母亲。“你的看法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最近的希腊正教堂在芝加哥。离这儿六百里路哪。”

“并不完全一样，是不是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不完全一样。”

“那何必呢？我们现在这样不也挺好。”

“你爸爸的事业在镇上很重要。教会的理事会认为他应该为教会出点力。”

“如果他不入会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你也清楚得很。他们就会像对付那个犹太人朗森一样对付你爸爸。只过了六年，朗森就倒闭离开了。”

他吃完站起身来。“也许不会太差。”

“也许。”她抬起头。“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谈谈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他立刻警觉起来。

他不看他，声调似乎有些尴尬。

“曼蒂今早拿你的床单给我看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他全身戒备。

她仍不看他的眼。“上面全是污渍。曼蒂说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。”

“那个黑鬼干嘛管这些事？”他大怒。

“她认为应该让我知道，”他母亲说。“我没对你爸爸说，他听了一定生气。你得想想办法。”

“没有办法，妈。那都是在我睡着的时候。”

他母亲终于抬头看他。“有办法的，康士坦丁。只要你心无杂念。”

他瞪着她，心中想着那些搔首弄姿的女同学。“没那么容易啊，妈。”

“不，康士坦丁，”她说。“只要你心无杂念。”

二

热辣辣的骄阳晒着渔人码头，巡逻车缓缓地驶过禁止停车区，停靠在路边。三点将近，吃过午饭的人群涌出了餐馆，个个穿红着绿，舒服地剔着牙，闲逛着马路，浏览着那些出售纪念品的小店、小摊。

“生意很不错，”组长以满意的口吻对一旁驾驶的巡警说。

“哎。”巡警敷衍着，他正烟瘾难熬，可守着组长，又不敢造次。

“你看见吗？”组长突然问道。

巡警看了看，瞧不出有什么异常。“什么？”

“那边。码头那边那堆人。”

“我还是看不出什么。”

“那些穿长褂子的女孩，摇着洋铁罐。有六七个吧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以前没见过。”

“这附近常有乞讨的孩子。”

“不像。她们好像很有组织。看出来了吗？一个碰壁，一个接着上。”

巡警开始产生兴趣。“会不会是扒手？”

组长仔细地观察一会。“好像不是。她们分得很开，不近施主的身体，拿铁罐的手伸得真长。”

“都很漂亮嘛，”巡警说，“也很干净。不像那些卖淫吸毒的孩子。”

“对。不知是在搞什么名堂。”

“拉两个出来问问。”

“不，等着看看清楚。”

巡警有些熬不住了。“组长，我可不可以抽支烟？”

组长怜悯地瞥他一眼。“可以。烟放得低一些，我不希望让队长撞见。”

“谢谢。”巡警缩拢了身子，点上烟，足足吸了一大口，又接一口，然后瞟着组长问，“现在怎么了？”

“她们只要求施主把钱投进铁罐里。”

巡警又抽了一口烟，然后把它捻熄了，直起腰。“谢谢，组长，真是难以抑制。”

组长看看他。“你真该学学嚼烟叶。那就没人注意你在干啥了。”

组长继续盯着那些女孩。“人群散了，她们要走了。我们盯牢最后一个，探个究竟。”

巡警发动引擎。“全听你的，组长。”

“就是现在。她们往卖桔子老头的摊子边上那条路走了。”

巡警跟到街角，猛一个紧急煞车。“要命。单行道。”

“这条街我熟。你绕过去，在路口等她们。”

到了路口却不见人影。“走掉了，组长。”

“没有。路中间有一条弄堂。她们一定在里面。”

巡警停了车，堵在巷口。组长没说错，巷子后面有一辆漆成紫色的大卡车。车身左右上下都刷着好大的几个白字：主的会堂。

“通个话，”组长交代说。“请派一辆后援车过来，不过先声明我们并不想惹麻烦——只是去查一查几个吸大麻的女孩。”

大卡车的一扇边门敞开着，那些女孩子聚在一起，根本

没注意两个警察走过来，直到他们走到跟前，说笑声才戛然而止。

组长礼貌地抬了抬帽沿。“你们好。”他看出她们脸上呈现出来的惶恐不安。“绝不是故意惊扰各位，只是例行检查而已。身份证或驾驶执照可以看一下吗？”

其中一名女孩，年纪似乎比其他几位稍长一些，她挺身而出，“为什么？”语气中充满着一一种挑衅的气氛。“我们又没做错什么。”

“我没有说这话，小姐。只因为你们新来乍到，我们有责任了解一些情况。”

“我们有我们的权益。”女孩十分固执。“除非起诉，否则我们没必要给你看任何证件。”

组长厌恶地瞪着她。这年头，小孩子全成了业余律师。

“那么就先告你一个当街乞讨，如何？”他说。“再告你一个扰乱治安，妨碍交通，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，如何？那是在码头，围在你们周围的人，随时有可能失足落水。”

女孩无言以对，瞅瞅她的同伴，然后转过头，朝敞开的门里叫道：“牧师！”

一个男人从黑影里出现，跳下车，站稳在地上。他穿了一条褪色的牛仔褲，褲管塞在皮靴里，一件黄卡其衬衫，外罩一件旧得有些破损的上装。他个子不算高，约五呎七、八的身材，一头金黄色的长发，披散在肩上，额头上紧缠着一道印第装饰带。嘴上颚下，蓄着一圈耶稣式的胡子，他的一双眼睛，乍看是穿透人心的湛蓝，再看却化作温柔的灰色，就仿佛一道帘幕垂下，遮挡了逼人的光焰。他的声音深沉浑厚，令人愉快。“欢迎光临‘主的会堂’，警官。请问有何贵干？”

组长看着他。在这个地盘上，这种耶稣型的汉子他看得

多了，一天不下二十个，有些甚至吃迷幻药吃昏了头。他不愧为经验丰富的老警察，想归想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“我请这几位小姐出示一下身份证、驾驶执照，她们好像不大合作。”

男人颇有风度地点点头，转向那些女孩，“孩子们，请遵照警官的指示去做。”

后援警车适时赶到，两名警官快步跑进巷子的时候，女孩子们正好在出示证件。“汤姆，”组长对巡警说，“你负责把证件收集起来，带她们回局里，彻底审查一下。”他再回头对依旧挺立站在他跟前的男人说：“我是否也可以看看你的驾驶证和车辆执照？”

“当然，警官，”男人满口应承。“就在车子里，我去拿。”他转身预备上车。

“慢着，”组长立刻制止，“我能陪你一道上去吗？”

“不，警官。”男人毫不迟疑地带头跳上了车。

组长跟着他费劲地爬了上去；岁月不饶人，动作大不如以前。车厢里面好像没有他指望发现的东西。通常他们都有几床齜齜的床垫，一大堆满是大麻味、酒味和体臭的脏衣服。

这个车厢却是干净、宽敞，漆得雪白，像是一座活动办公室。驾驶室后隔成的小间，放着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，是钉死在地板上，免得它们滑动。对门的墙上是一排顶着车顶的落地钢架，摆满了一叠叠的纸张。另外一张桌子上，是一台罩得整整齐齐的打字机，旁边有一个小型油印机，接稿盘里已经装了不少。靠门边是两排板凳，同样钉死在地板上，每一张凳子都固定着四组安全带。

男人注意到组长的目光，便解释道：“我们没办法都挤在前座，有些路颠得厉害。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绝对安全。”

组长哼哼哈哈地吸了吸鼻子。他常夸耀自己的鼻子比一头训练有素的猎狗还管用，只消一闻，就闻得出大麻味，这次好像不大管用，一切正常。

男人坐下来，打开抽屉，取出车辆证和驾驶证，一并交给了组长。

组长先看驾驶证。上面登记的姓名是康士坦丁·安德鲁·泰波特，发照日期是1967年1月，两年前。再看照片，确是同一个人，只是外表略有不同。照片里，他是短发。这人的年纪比他料想的要大。起初他猜廿一、二，实际年龄却是廿九。头发、眼睛的颜色，核对无误。只有一项他看不见，“你左臂上有个疤，怎么来的？”

“枪伤。我在越南呆过。”

“我儿子在特种部队，”组长自豪地说。

“我在医疗组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四年。志愿的。”

“为什么挑医疗组？”

“我不赞成杀人，”男人回答。“但是我也不赞成一个人可以逃避报效国家的职责。”

“我听那些女孩叫你牧师，你是授职牧师？”

“不是，希望有一天是。”

组长将驾驶证收在车辆执照底下。“这个‘主的会堂’是正规教会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有加州核准的登记证。”

“这个教会的据点究竟在哪里？”

“车辆执照上写得很明白，我们就设在洛杉矶的外面。”
牧师答道。“不过，诚如我母亲常说的，‘主的会堂’是在心里。”

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”

饭桌上安静得出奇。他开口说话时，他们已经在喝咖啡。他隔着饭桌看父母。“我周末就走了。”

“你回家才六个月啊！”母亲抢着说。

“成天待在屋子里无所事事，一晚上野在外面干些天晓得勾当，还从军队里学来了吸大麻。从来没有一次肯到我店里来帮忙，”父亲一个劲地数落，“我不知道四年打仗生活对他到底有什么用。现在都二十五了，该是定下来的时候。我在他这个年纪，早就成家立业，挑起一家的担子了。”

“你想做些什么呢，康斯坦丁？”母亲问他。

“我不知道，妈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我有上帝的昭示要传给众人。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，甚至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方。我只知道我看过许多人在灵魂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死了，平白失去主许诺的永生的厚礼。”

父亲望着他。“你真有这种想法的话，何不去教会，与牧师谈谈？”

“去过了，爸爸。去过很多次。但是他不能给我答案。对我来说，上帝是属于所有基督徒的，不只是一种教会。那是一座大会堂，而不是一个小教会。”

“我看你的根本问题是自己不想做事。你乐于领取伤残抚恤金，成天无所事事。”父亲责道。

“康士坦丁。”母亲在叫他。

他朝她看看。

“你真的相信这些？”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

她回头对着孩子的父亲。“那就由不得我们来决定他

了，”她说。“让他去，寻找他的信仰。很可能他是对的，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深深地嵌着一个主的会堂”

三

巡警在门口探头进来。“组长，全没问题。一个都没有前科。”

组长点一下头，递给他牧师的驾驶证和车辆执照。
“仔细地去查查这个。”

巡警衔命而去，牧师说话了。“你从来不信任任何人吗，组长？”

“这是我的职责，”组长答道。“你们预备在此地待多久？”

“到周末，会堂需要钱买种籽和肥料。现在的物价高得出乎意料。”

“你们种些什么？”

“紫苜蓿、葵花子、红花、豆子。我们尽量自己生产粮食。我们吃素。”

组长点点头。“会堂有多少人？”

“现在大约有四五十个。不过人数继续在增加。每个礼拜总有一两个新增加进来。”

“全是女孩子？”组长揶揄地问。

牧师答道，“其中有十五个是男孩子。”

“我一个都没看见。”

“我们需要他们在会堂里干重活。抽得出空的只有女孩子。”

组长注视着他，这个牧师绝顶聪明。他清楚女孩子募捐比男人容易得多，一般人对她们不存戒心。

巡警再次回来。“也没问题。”他将执照证件交还给组长。

组长提出最后一个问题。“你们总不能一起睡在车子里吧？”

牧师坦然道：“巷子里有一间仓库，就在我们车子旁边，仓库的主人非常慷慨，租给我们过夜，一晚只要十块钱。女孩子全睡在那里。我留在车上。”

组长站起身来，“募捐的事你还是得申请一份许可。”

牧师从桌上拾起另一份文件。“我们已经有了，组长。昨天市政厅审批的。”

组长查看这份文件，牧师想得的确周到。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是三天，到周末为止。他没有理由刁难。“好吧，谨慎一些，别教你那批女孩子惹事，我会关照手下的人不打扰你们。”

牧师起身，脸上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“谢谢你，组长。愿主保佑你。”

令组长惊讶不已的是，他自己竟不由自主地说了声：“谢谢，牧师。”

牧师站在车门里，他和女孩子们一齐目送这几名警察离开巷子，上车而去。等他们走远之后，女孩子们开始露出笑容，她们发现他也在笑。

“对他们根本没话好说。”说话的仍然是年纪稍大的那个女孩。

牧师点了点头。“对。但是我们仍旧应该注意。那位组长不善，他还会来几次突然袭击。你们千万不要乱来，待我安排妥当，就可以上路了。”

“可是我的瘾来了，难过得要命。”